



第一章 蓝朵朵失踪了



1. 蓝朵朵哪儿去了

我莫名地觉得，这个冬天好像要发生一点儿什么事情。

预感来得毫无理由，只是眼皮会突然嚓嚓跳两下，心会被什么东西吱吱揪一揪。有一种隐隐的不安，伴随着隐隐的期待，时不时在我小小的胸膛里，像一小簇火焰，明明灭灭地跳跃。

天气越来越冷，它也越来越强烈，好奇怪啊。

这个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些。梧桐树上叶子还有一半儿绿着，天气已经寒得让来来往往的人们都裹上大棉袄了。

被凛冽的风硬生生扯下的一大张一大张的掌形叶子，紧紧贴着同样湿答答的地面。半黄半绿，半绿半红，半红半黄……斑斑驳驳，疏密有致，水泥路面仿佛开出了大朵大朵绚烂的花儿。

雨十分耐心十分耐心地下着。

在我们江南，冬天里只要一下起雨，那便是淅淅沥沥的、绵密悠长的，伴随着雨的自然是一冷。我们这儿的冷，是黏人的冷，是一点儿一点儿侵入你的衣服，挨着你的肌肤，又缓慢而坚韧地透入你的骨髓，无孔不入地跟随着你，纠缠着你，冷得你失去耐心，冷得你无处藏身。

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

以我智商平平的脑瓜，想爆了也猜不出的。

其实不用我想，在这个多雨的冬天，它们一一地发生了。

起先是一个神秘的女孩走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接着蓝朵朵失踪了！

蓝朵朵是我的同桌，我的邻居，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最崇拜的女孩。

那天正是星期日，她吃了中饭后，撑着一把花雨伞，说去巷口的小店买巧克力糖果，结果一去不回。冬天里不到六点，便是夜幕沉沉，小镇的街上已少有人行走。蓝叔叔、陆阿姨左等右等不见朵朵的人影。

雨越下越密，天地间只有它的声音。

饭菜寂寞地搁在桌上，不再腾起一丝热气。

蓝叔叔和陆阿姨往各处拨电话，只要有点儿熟悉的人，都打了，然而杳无音讯。等到八点，陆阿姨双手颤抖，冷汗直冒地报了警。蓝叔叔撑把伞，一头冲进黑夜里去。陆阿姨在家守了一会儿，也奔进铺天盖地的雨帘中。

“朵朵，朵朵——”

“朵朵你在哪里——”

“朵朵快回家啊！”

那一晚，蓝叔叔和陆阿姨慌了神的脚步，踩遍了陶陶镇的每一个

角落；他们焦虑而嘶哑的呼唤声，撕裂了黑漆漆的雨夜。

我的爸爸妈妈也心急火燎地出门帮着四下里寻找。我想跟着，他们不让。

“别给大人添乱，知道吗？”爸爸轻喝一声。

一直到后半夜，他们也没有回家来。我躺在床上，大大地睁着眼睛，对着黑暗里的天花板，叽里咕噜地祈祷着。像住在村子里的奶奶那样诚心诚意，反反复复。

“朵朵，你在哪里？你一定要好好儿地回家啊。”

“朵朵，你在哪里？你一定要好好儿地回家啊。”

……

有一点点响动，就能让我从床上一骨碌惊起。哪里睡得着一分钟？

凌晨四点半，爸爸妈妈推门进来。

“找到朵朵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们疲惫地摇摇头。我的心惶恐地坠进看不见底的深渊。

天亮的时候，蓝叔叔和陆阿姨出现在楼梯口。他们的雨伞不知道扔在哪里，从头到脚都被雨浇透了。

“如果朵朵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不活了……我就不活了……”陆阿姨脸白得像一张纸，泪水混着雨水在脸上爬着，乌紫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着，“朵朵，我的心肝啊，你不能有事啊，你有事了，我也活不成了……”

我妈妈连忙下楼扶住她，一边扶着她往楼上去，一边安慰：“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你先换身衣服，别冻坏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”

没想陆阿姨狠狠把妈妈的手甩开了，还冲着妈妈吼道：“你当然不急！换做你丢了女儿试试，你会不急？”

妈妈怔在一边，呛得说不出半个字。

陆阿姨抓着扶手，弓着腰，自己软软地往楼上挪着步子。她身体摇摇晃晃地，两只膝盖时不时地往楼梯上跪。没走几步，一脚没有踩稳，身体朝后面倒下去了。妈妈一个大步冲上去，迅速托住她的背，然后紧紧地拥着她一步一步上楼。

这时蓝叔叔骑上摩托车又冲进雨里去了。

雨还在下，斜斜地、密密地，没心没肺得让人憎恨……
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蓝朵朵失踪整整十天了。陶陶镇这样一个弹丸之地，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寻遍了。就差掘地三尺了。蓝朵朵好像露珠蒸发一样，无声无息，无影无踪。连警察也没觅到半点线索。

陶陶镇后面一座山，前面一条河，镇里还有两口古老的水井。人们在井里打捞了七八次，沿着河岸从上游到下游一趟一趟地寻过了，小小的一座山，也喊了很多遍。人们猜测着，蓝朵朵会不会遇上人贩子，被拐走了？

或者已经……

蓝叔叔和陆阿姨差不多急疯了。短短几天，蓝叔叔瘦得颧骨高高突起，胡子长长地遮住大半个脸，眼睛里一点光芒都没有，像凄苦的流浪汉；陆阿姨白惨惨的面庞，布满擦不干的泪痕，两只眼睛交织着密密的血丝，红得吓人。

“如果朵朵走了，没了，我也不活了……”她每天除了无望地寻找，便是嘶哑地哭泣，哭声悲怆，惹得旁人也吧嗒吧嗒掉眼泪。

蓝朵朵，你在哪里？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你？你是在和大家捉迷藏吗？

2. 我们吵过架

事实上，我也快疯了。

我心里的焦虑、不安和害怕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蓝朵朵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出生在同一个楼道，上同一所幼儿园，念同一座小学的同一个班级，又同桌了五年。我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，我和她说的话，肯定比爸爸妈妈还多很多。

她的突然失踪，让我手足无措，好像带去了我生命的一大半。

更折磨我的是，在她失踪前的那天上午，我和她吵过一场架。

这是十二年来，我和她第一次吵架。

蓝朵朵的脾气有点大，她有点自我中心。因为我比她大十四天，所以我都是让着她的。每一次她冲我瞪眼睛，不满地数落我，嘟着嘴不高兴，或者几天不理睬我，我都会想办法逗她笑，一直逗到她脸上开了漂亮的花儿。虽然我有时也委屈，但从不会放在心上超过半个小时。

这么优秀的女孩子怎么能没有个性呢？有点优越感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而我平庸得如同路边的一株杂草，有这样的朋友，我已经倍感满足。

打死我也想不到，我们的第一次吵架，会吵得这般凶狠，简直不可收拾。吵完之后，我的脑袋嗡嗡响了半天，心里后悔得要命，恨不得揍自己一顿。如果她从此不愿意和我再说一句话，我会因此痛苦一辈子。

为什么我也有这么坏的脾气？它像小兽藏在我心底吗？

为什么我不能忍着点儿？

那一刻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

我反反复复质问自己，并且做好打算，星期一，一进教室就向她道歉。不管对错，道歉的都应该是她，谁让我是姐姐呢。哪里料得到，现在连道歉的机会都不知道还有没有。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，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。我虚弱地安慰着惶惶跳动的一颗心。

是她先骂我的。她很尖刻地骂我，眼睛里轻飘飘的藐视和不信任终于激怒了我。我回骂了她。骂出第一句话后，我便和她针锋相对了。她骂我一句，我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一句。原来酣畅淋漓的感觉这么好，我只顾得享受，完全忘记了朵朵能不能承受，她是那样娇气的女孩子呀。要知道我以前从没有舍得对她说过一句重话。当然，她是说过我的。她对我一向心直口快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

吵到最后，她说：“我真后悔认识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她咬着牙说：“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”

“我更是。”

她的脸涨得通红，跺着脚说：“看到你这样的人，只会让人做噩梦，又丑又无能！”

我愣了愣，回敬道：“美女蛇才可怕！”

她大大的眼睛里蓄着泪，闪烁着许多的愤怒：“记住你说过的话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”

“我懒得后悔。”

她把要滚出眼眶的泪水狠狠用手背一抹，嚷道：“绝交！”转身，离去。

我冲着她的背影，像她那样大声地说：“绝——”，“交”没有吐出

去，它回到了我的嗓子眼里。但是我的泪水，瞬间稀里哗啦地喷涌而出了。

我也背过身，朝着不同的方向大步往前。边走边抽泣，边懊悔地责怪自己。从来没有这般心痛。

我已经决定，第二天就向她道歉。无论她摆怎样的脸色给我看，无论她怎样埋怨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能回到从前，形影不离的从前。

但是，怎么就失踪了呢？

怎么可以失踪呢？

蓝朵朵的失踪会不会和我有关系？会不会因为吵架而伤心过度？她会不会做傻事……

不会的，不会的！我的心抽搐不停，我的气喘不过来了。

明明是吵了架之后，她才失踪的呀。

明明是的！

这样的想法纠缠着我，折磨着我，我真的要疯了。

蓝朵朵，快回来吧！只要你回来，你骂我一百句一千句，让我为你做一百件一千件事情，我都会笑嘻嘻地承受，乐呵呵地答应。

可是如果你不回来，我也完蛋了。

3. “哎——”

我和蓝朵朵吵架，是由一个神秘的女孩引起的，要说清楚，还得从“哎——”开始讲起。

那声“哎——”若有若无，若隐若现，让我一度怀疑它是不是幻觉。

“哎——”第一次听到它，是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我独自去奥数班上

课。其实那里的课，我很少有听懂的时候。似懂非懂，已经是很理想的境界。

那天正下着雨，我最恨冬天下雨，说得确切一点，应该是最怕吧。不瞒你说，我是个超级畏寒的姑娘。下雨的冬天，我最大的、最甜蜜的渴望是什么呢？就是足不出户！关紧门窗，让窗玻璃上滚动着热腾腾的汗珠，抱本书趴在被窝里昏天暗地地读，做一个幸福的蛹，多美呀。

然而实际情况是，我不得不缩着脖子撑把伞，瑟瑟地、孤独地穿行在凄风苦雨里，皱着眉头，皱着鼻子。

一出楼梯口，斜斜的雨点便针刺一般戳疼我的脸颊，仿佛含着冰碴子的风，咝咝咝地把我的皮肤割痛。我身体里每一根骨头都很怕冷，咯吱咯吱发紧，咯吱咯吱作响，它们似乎努力地要挤到一处儿取暖。

我畏畏缩缩没走几步，妈妈的声音从六楼窗户里追出来：“陶醉，走快点啦——”因为下雨，心情有些不好，所以就懒得答应，想着妈妈待会儿一定会躲进被窝里看电视剧，心里真有点不平衡。我干脆假装没听见。

“陶醉，听到没有，不走快点儿，要迟到啦！”

“哎——”脆脆的，热切的一声恰巧响起，倒像是回应了我妈的呼唤。

四下里望望，并没有哪个女孩子。再远一些，也没有。到处湿漉漉，冷飕飕，天空呢，灰扑扑，阴沉沉。

妈妈的声音不再追上来了。

刚才这一声“哎——”，是我自己的吗？

不可能。我不至于弱智到自己说没说话都弄不清楚，是幻觉吧。

结束了上午的功课，下午是我的喘息时间。感谢爸爸妈妈的大恩大德，好歹给我留了半日美好时光。

窗外冰冷而烦人的雨帘，从早上开始便没有卷起过。我吃罢午饭，跑进自己房间，锁上门，急巴巴地往被窝里钻，摊开绮丽动人的幻想小说，让周杰伦的《青花瓷》《东风破》在耳边飘飞，剥一块巧克力，丝滑香浓地在舌尖慢悠悠地缭绕。真幸福啊，我心满意足地叹息了好几次。

门锁咔嗒响了一下，接着听到妈妈不满地嘟哝了一句：“锁什么门啊，这孩子！”我当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需要锁着门。只是，我太珍惜这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时间和空间了。一个人的自由，一个人的满足，一个人的悠闲和快乐。不想被任何人打搅，一丁点儿打搅都不想要。

“陶醉——”过了一会儿爸爸在门外喊。

“真烦！”我心里说。

“陶醉！”他又喊。

再不答应，估计他该撬门了。

“哎——”

“出来吧，吃提子，是玫瑰提子哦。”爸爸把声音弄得和提子一样有诱惑力。可是，刚才这一声“哎——”并不是我的。

我发誓，真不是我的。我是张了嘴巴，但是声音还没有来得及冲出我的嗓子眼。有人比我先“哎——”了。

又听错了？耳鸣？幻觉？

开了门，我没有直奔客厅里酷爱的提子。

“爸爸，刚才我‘哎’了吗？”

“‘哎’了。”

“可是我没有‘哎’。”

“你当然‘哎’了。”

“你敢保证听到了？”

“你这孩子，一声‘哎’，有啥了不起的，值得这么绕来绕去地说？”

我真的没有“哎”呀。

但是爸爸明确地表示他听见了，房间里又没有别人，那么我应该是“哎”了的。或者是我“哎”了，自己却不知道？白痴了？

心里疑神疑鬼的，好好儿的提子，也没有吃出美好的滋味。胡乱吞了几颗，便回房间去。妈妈说：“不许锁门。”

“不锁就不锁。”我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房间里，一切都是我熟悉的东西。能躲人的地方无非是床底和衣柜，逐一看了，没有任何异常现象。

被这一声“哎”纠缠了小半会儿，我立刻又被书里的情节吸引了。

似乎并没有过去多久，妈妈又在门外喊：“吃晚饭啦！”

因为正看到紧张处，我顿了一小会儿没有答应。

“陶醉，吃晚饭啦，不吃拉倒！”

“哎——”

老天，又是这一声“哎”，脆脆的，热切的，就在我房间里。可是，房间里除了我，连个鬼都没有。

我把书一扔，冲出门外问：“妈妈，你听到‘哎’了吗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

“真听到了？”

“真听到了。怎么了？”

“不是我‘哎’的。”

“真啰唆，快吃饭。晚上除了作业啥事也别做。”

妈妈显然没有兴趣听我继续谈论这声“哎”。

我强烈地预感到，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集中精神留意这神秘的“哎”，我发现了它的几大特点：

其一，它确实存在，不是幻觉；

其二，它只在下雨天出现；

其三，每一声“哎”都是热切的，偶尔还有一种撒娇的味道；

其四，我和爸爸妈妈面对面的时候，它一般不出现；

.....

可是，我有本事总结出这么多特点，却没有本事找到它的主人。它像幽灵一样，无声无息活动在我左右。

幽灵？一想到这个词，我的头皮吱吱地麻了一阵。但就算是个幽灵，一定也是个好幽灵吧。





第二章 神秘的女孩叫红醉

1. 雨中的女孩

又是周六，又是奥数班上课的日子，又是阴冷的雨天。

雨里边夹杂着一颗一颗的雪霰，在风里密密地交织，斜斜地打着伞面，威风凛凛地飒飒作响。我全副武装，帽子、耳套、大围巾、大手套，上上下下，除了一双眼睛不得不露在外面，其余全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。就算这样，寒冷还是气势汹汹裹挟了我。

走着走着，不经意往身后一瞧，一个身影，呼地一下扑入我的视线。

红衣、红裤、红鞋子，打扮得小新娘似的——竟然没有撑伞！直直地站在雨里，看不清楚面孔，依稀觉得是一张红通通的小脸。单薄的衣裤显然湿透了，紧紧贴着瘦削的身子。

她是谁？这冰冷的雨天，连把伞也不带？不怕冻坏？为什么独自站在雨里？

我确定和她素不相识。可是我能视而不见吗？

当然不能。我回头急步向她走去，才走两三步，眼睛一眨巴，她不见了。揉揉眼睛再瞧，依然没有什么红衣红裤的影子！

走到她刚才站过的地方，我瞪大眼睛转了两圈，咦，哪里去了？是天气寒冷得让人产生了幻觉？我在原地又茫然地转了几圈……

很快地，接下来的事情证明，她不是我的幻觉。

当天晚上，我趴在台灯下做作业，爸爸妈妈在客厅里悠闲地看电视。

“陶醉，作业做好了早点睡觉啊！”妈妈轻轻敲门吩咐道。

“哎——”

我刚想答应，它又比我先一步了。脆脆的声音和我的有些相似，也难怪爸爸妈妈没有觉察出半点异样。

它也许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吧，或许它的主人就近在咫尺？

半个月前我神秘兮兮地和朵朵提起过它，可是朵朵竟然一点都不感兴趣，我第二次又和她说的时侯，她直接说我撒谎。怪没劲的。

正寻思着，楼顶上似乎有人走动，轻得谁也不会注意到，像一只动作敏捷的猫踩着地面。可是，我听到了。

我们家住在顶层，有一回，大雪天里，楼顶上落了一只迷路的鸽子。它微弱的咕咕声传进我的耳朵，我救下它，把它放进温暖的被窝里，结果它毫不客气地拉了好大一泡屎。后来天一晴，它就从窗子里出去，不辞而别了。

我的听力似乎不太一般，这算不算天分呢？

还是到楼上瞅瞅去吧。

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手电，轻手轻脚往楼上走。一打开楼顶平

台的门，寒风裹着冷雨就猛扑过来，逼得我连退两大步。

而手电橘黄的光晕，竟笼罩住了一个女孩，一个红衣红裤红鞋子的女孩。

“啊！”我这一声惊叫，完全出于本能。她不就是早上见到过的那个女孩吗？难道我又出现幻觉了？

我站在风口里，一时间忘记了寒冷，用手使劲揉眼睛。揉完眼睛，再看，她还在。她不但在，她还对我笑。她的笑和雨珠一起挂在小小的脸上，晶莹剔透。湿湿的红衫红裤，滴答滴答落着水。

她是谁？为什么站在楼顶？从哪里来？为什么站在雨里……一连串的问号闪电般划过脑子，每一个答案我都想很快知道。

“你不冷吗？”我大声问。

她不回答，笑容依旧。

“快，跟我进屋，把湿衣服换了，会冻死人的。”

“你认识我吗？”她反问道。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就是萍水相逢喽。我凭什么要跟你进屋，你又凭什么邀请我进你屋？”她歪一歪头，摊开手掌，调皮地说。

“我怕你冻坏。”

“你都不认识我，又为什么要在乎我是否会冻坏？”

真是一个怪人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
“你不怕冷啊？”

她干脆咯咯咯地咧嘴笑起来，露出好看的贝齿，乌黑的眸子仿佛用雪水濯洗过般清亮：“我当然不怕冷啊。”

“怎么可能不冷？”我惊呼道。

“真的不冷。”她朝我走近，跟我面对面站着，“不信，你摸摸我的脸，摸摸我的手，烫着呢。”

我狐疑地摸摸她的手，又摸摸她的脸，虽然湿漉漉，却是暖呼呼的呢。

“啊，真的！”

她笑盈盈地说：“我跟你不一样。”

“你？”

她微微眯起眼睛，“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离你很远很远，又很近很近。”

另一个世界？真的有另一个世界吗？

“很远很远，又很近很近，那是什么地方？”我惊奇不已地问。

“我才不告诉你。”她甩甩脑袋，水珠甩到我的脸上，好冰呀。

她又说：“真奇怪，我觉得我有点儿喜欢你。”

啊？正失望的我，听到她的话，好不惊讶。

“你喜欢我吗？”一双清亮的眼睛热热地盯住我的。

在她灼灼的目光里我只好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是呀，刚见面，连彼此姓甚名谁都不知道，哪能那么快就喜欢呢。况且这么直接的表达方式，我很不习惯啊。

她的眼睛暗了一暗，说：“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其实，我喜欢你！因为你刚才为我着急了。我要走了！”

那么快就走？哎——等等——我在心里喊。

可她已经转过身，张开双臂，像一只红色的大鸟，倏的一声飞进黑夜，消失不见了。

她还会回来吗？

回到屋里，满脑子都是她的影子，满耳朵都是她的话——“我觉得我有点儿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”

蓝朵朵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她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我。

但她——那个红衣女孩——却清清楚楚地说喜欢我。

我的心被暖烘烘的甜蜜和欢喜包围着，既陌生又新鲜，让我禁不住一遍一遍地咀嚼。钻进被窝，闭上眼睛，还在一个劲儿回味，心情真美妙。

我喜欢她吗？也是喜欢的吧。

单单因为她喜欢我，我也该喜欢她呀。

记不清楚是在哪里看见过这句话，大致意思是说，有些人之间，即使天天遇见，说一箩筐一箩筐的话也是陌生的；而有些人，只是浅浅地看一眼，只是相视一笑，便已经走到彼此的心里。

用这句话来形容今晚的相逢，再恰当不过了！

对了，她的声音，怎么如此耳熟？

多么盼望，她还会回来啊！

2. 她也叫陶醉

第二天，雨停了，一停就是多日。

雨一停，“哎”也消失了。

我一天里无数次跑上楼顶等待，但是那个神秘的红衣女孩再没有回来过。她难道也和“哎”一样，只在下雨天出现吗？

一向痛恨冬雨的我，现在分分秒秒地、眼巴巴地盼着老天快些下雨。